



##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# 牺牲带

(小说连载7)

### 白占全

回到客栈，野鸽子独自在大掌柜房间休息，王海山去了张万青房间，陆野、李忠良和杨思源在一起休息。路上奔波了一天，李忠良困得不行，上下眼皮早已打开了架，一躺到炕上便呼呼大睡。陆野躺在炕上闭着眼睛说：“听说你经常去永安，和那里的驻军关系不错。”

“永安驻有阎军一个连，三个排分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我和三排排长和冯全福班长有联系，并不是和三个排都有联系。”

“交往到什么程度？”

“如今可以无话不谈，能算得上是朋友吧！我正在做他们的兵变工作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效果还不错。明天我们去永安会这两位朋友。”

“行。明天甚会走？”

“饭后出发，三十里的路程，骑车赶到那里就半前晌了。休息一会，正好和他们俩吃饭。”

“那李忠良和野鸽子呢？”

“兵变是件绝密的事情，他们俩去不合适。一两天，太原兵工厂的几个地下党员要来客栈，让野鸽子和李忠良在客栈等着，顺便把这几个人带到辛庄。另外，还有教导团秘密党员从太原捎回来的两千余发子弹寄存在店里，也需要及时往辛庄转移，存放时间越长越不保险。可不可以让他们一并拿到辛庄。”

“去官道按你说的办。至于子弹，野鸽子、李忠良是新手，太原兵工厂的几个来人不熟悉情况，让他们往回带，路远生疏，我不放心。一旦被敌人发现，不仅损失的是弹药，怕连人受损。还是我亲自带妥当。”

“你一个人也不行，起码得五六个人打掩护。”

“那就让李忠良、野鸽子和兵工厂的几个来人在万义客栈等两天，咱从太原回来，你带上子弹和他们一起走。”

“行。”

天刚亮，陆野就叫醒野鸽子和李忠良，安顿了他们客栈等人事宜。吃了早饭，杨思源骑着自行车，倚架上带着陆野，顺公路向东行驶，公路上不时有骡马大车走过，偶尔也有汽车呼啸而过，吹起股股黄尘。陆野、杨思源两人交替骑车，到永安镇边已半前晌。陆野下了车子说：“马上就到永安镇了，地形你熟悉，还是你骑吧！”

“沿着公路继续骑。出了永安镇我骑。”

陆野推着车子紧走几步上了自行车，杨思源脚尖在路上一点，轻轻坐上倚架。陆野用劲蹬着脚踏，不一会就出了永安镇。一出永安镇，杨思源右手戳了戳陆野的腰说：“下来吧，前面马上就是官道了。”

“我们不是到永安吗，怎么又去官道？”

“白文元和景桂滋的牛羊店在官道，我们先去那儿，让他们联系牟排长和冯全福班长。”

陆野下了车子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牛羊店在镇子的东边。”

杨思源一边接车子一边说：“方位对，官道就在永安镇的东边，离永安镇一里多路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不远，马上就到了。”

杨思源骑上车子，陆野跳上倚架，杨思源用力猛蹬几下脚踏，车子快速向前跑去。片刻工夫，他们就到了路北官道村。杨思源急速拐进村南街口巷子，巷子的尽头有一个院子，院子的东西两侧各有三间牛棚，南面大门左侧是三间低矮的有檐羊栏，正面是五间砖瓦房，三间做客房，白文元和景桂滋各住一间，西边牛棚与正房之间的一间小房子做了厨房。杨思源推着车子走进院子，白文元头撞毛线结的圆帽，胳膊挽着袍袖，正在弯腰擦洗窗台，听见车子响，抬头一看是杨思源带着人进来，赶忙扔下手里的抹布，握着杨思源的手说：“你怎么有时间来？”

杨思源说：“给你带来一个新朋友。”

陆野赶忙跨前一步说：“陆野，从辛庄来。咱们都是老乡。”

“晓得，晓得。思源说过，是个厉害人物。”

白文元撩起门帘，杨思源也没再客气，和陆野一起进门，坐在窗台跟前的八仙桌上。白文元从雕花木床跟前的平面柜里拿出紫砂茶壶茶盅，抓了一撮茶放进桌上的小铜壶里，提起门口火炉上热着的铁皮水壶，把热水倒进小铜壶，冲起的茶叶漂浮在小铜壶里。稍放片刻，白文元倒满茶盅，三人喝开了茶。刚喝了两三杯，景桂滋手拥在袍袖里，慢腾腾地用胳膊肘撞门进来，看见杨思源坐在那里喝茶，嗔怪地说：“杨兄来，不早点告诉我！”

杨思源说：“刚坐下屁股还没热，你就回来了。快坐下，给你介绍个人。”

景桂滋搂起袍子坐在另一侧，杨思源说：“这就是和你说过的陆野兄，也是河西老乡，如今在辛庄。”

景桂滋笑着站了起来，握着陆野的手说：“久仰久仰。一个很有本事的年轻老江湖，三教九流无所不通，是个能干成大事的人。”

“彼此彼此，桂滋老兄过奖了。”

“和思源一起来，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吧？”

“也没什么大事，想新认识两个朋友。店里生意还行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，刚能护住身子。”

“你想认识哪两个朋友？”

“杨思源可能和你说过，就是那个三排排长牟荣清和班长冯全福。”

“我刚从永安镇回来。你们如果早点来，我顺便就把他们约过来了。”

“还得麻烦老弟去镇子走一回，晌午把他们俩约过来。”

“没问题，老弟这就去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那就麻烦老兄了。我们俩去，目标大，容易引起其他班排的怀疑，对工作不利。想来想去，还是你和文元去比较合适。”

白文元说：“店里只剩一块牛肉，腐竹和粉皮可以做两个凉菜，白菜萝卜可以搞个烩菜，还能炒个土豆丝。你去了镇子顺便给咱买点炒菜材料。”

“最起码也得割二斤猪肉吧。”

“你看着办。”

景桂滋喝了几杯茶，骑上车子去了永安镇。

喝了一会茶，离晌午还有不少时间，陆野想去永安镇熟悉一下地形，就和杨思

源商量着一起去看看。杨思源同意了，立马和白文元说了去永安的想法。白文元嘱咐他们去了永安切勿进一、二排驻地，以免招惹麻烦，嘱托他们早点回来，招待朋友。

杨思源、陆野和白文元打过招呼，推上车子，出了巷子，骑上车子，飞快地向永安镇走去。进了镇子，在街里骑了一圈。整个镇子都是砖瓦房，房子一座挨着一座，两排房子中间形成了街道。镇子东面有两座庙宇，一座是老爷庙，一座是观音庙，两座庙宇紧靠，晋军三营八连一排驻扎老爷庙，二排驻扎在观音庙，三排驻扎在庙南七八十米的源盛牛羊店。走到两座庙跟前，杨思源推着车子，陆野跟在后面。陆野还想往近走，杨思源喊住他说：“两座庙宇山门前各有两个门岗，我们还是站远点看。”

陆野点点头，后退了几步，跟着杨思源向西走去，离开庙门五六十步，杨思源停住车子说：“离庙门远点没人管，庙门跟前怕哨兵纠缠。”

陆野手背在背后，左手捏的右手指关节叭叭直响。他看着老爷庙和观音庙说：“两座庙规模都不大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这规模只能驻扎一个排，多了就住不下了。”

“依我看，住一个排也紧张。”

“住在庙里，条件好不到哪儿去。”

“应该说是条件很差。”

杨思源和陆野站在那儿看了半天，观音庙里一个门岗端着枪走了出来大声喊：“推车子的，你们站在那儿干甚，赶快离开。不离开，就开枪了。”

那个门岗喊罢，咋咋啦啦响枪栓，杨思源听出来门岗在喊他们，右手撞了撞陆野，离开了庙宇，推着车子向南走去。走了一二百步，走到距离源盛牛羊店二三十步远的石磨跟前停下。源盛牛羊店门口也有两个背着步枪的士兵在站岗，杨思源指着源盛牛羊店说：“这就是八连三排牟荣清排长的驻地。这个地方原来生意还不错，三排住进来以后，就不对外经营，只留一个看门的。”

陆野说：“三排单独驻防，距离一、二排驻地二百来步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有利条件。”

“是啊，单独要见牟荣清和冯全福比较方便点。”

“最好是约出来相见，以免一排、二排心生狐疑。”

“我和他们会面三四次，只进过一次驻地，其余时间都是委托白文元或景桂滋去驻地相邀约。”

两个人观察了一会，骑上车子折返官道。

杨思源、陆野回来，见白文元脖子上搭块毛巾，正在厨房准备饭菜，他们进去一看，黑瓷盆里的一团白面已和好，土豆丝、腐竹、粉皮都已各自调好，放在碟子里，白菜萝卜放在筛子里，只等客人到来下锅熬煮。杨思源要帮忙做饭，白文元说已准备就绪，让他们回去喝茶。

陆野看到厨房没啥好帮的，就拉着杨思源的手说：“帮不上忙，站在脚底还碍事，我们还是腾开地方，让白掌柜好好发挥。”

杨思源和陆野回到白文元居舍，陆野

提起火炉上的铁皮茶壶，给小铜壶里加了热水，稍待片刻，倒出茶水，慢慢品尝起来。两个人喝了一会儿茶，景桂滋带着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牟荣清排长和冯全福班长从大门进来，牟荣清屁股上吊着盒子枪，冯全福背着冲锋枪，杨思源、陆野和白文元赶忙跑到院子里迎接，牟荣清握着杨思源和白文元的手说：“一个多月没见了。”

杨思源说：“还不到一个月，大概是二十来天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觉得几个月没见了。”

白文元说：“说明是想弟兄们了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二十来天没在一起吃喝就想想了。”

白文元开玩笑说：“到底是想吃喝，还是想弟兄们？”

牟荣清笑着说：“都想，都想。”

牟荣清指着陆野问：“这位是……”

杨思源说：“正要给二位老弟介绍。这位是河西过来的陆野，曾在河西一带闹过红，如今在孝义辛庄一带筹建游击队。”

牟荣清说：“听你说过。连长也告诫我们说孝义西南一带有几个共产党为土客训练队伍，劫掠大户财物，伺机成立游击队，让我们小心。我们连长说的就是陆野他们吧！”

杨思源说：“是陆野他们。”

白文元从景桂滋手里要来回的菜，让他回去招待客人，自己提着东西走进了厨房。

白文元进了厨房，景桂滋招呼牟荣清、冯全福、陆野他们回去，坐在八仙桌前喝茶。牟荣清喝了两杯茶说：“陆野，你们怎敢和土客打交道。这伙人和土匪没多大区别，甚的恶事也能做出来。”

“牟排长并不了解土客。土客都是穷苦人出身，和土匪有本质的区别。土客以武装保卫大户烟土和贩卖烟土为生，从来不干那些土匪打家劫舍的事，虽然惹上了土匪的一些恶习，生活腐化，好吃懒做，但本质还不坏。”

“我听说有的土客抢劫富户钱财粮食，霸占良家妇女，这你能说本质没问题？”

“这只是个别情况，大部分人还是不错的，只要我们好好引导，可以改造好。”

“只怕你费上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出现效果。”

“慢慢来，会转变好的。”

冯全福也说：“让那些人转变比登天还难。陆野就别枉费心机了。”

“俗话说，慢工出细活。转变他们我很有信心。”

景桂滋说：“难得陆野兄的那份诚心。”

几个人告诉了一会，小二端着油漆木盘送来饭菜，八道菜一一放在八仙桌上，白文元掀了掀肩膀上的毛巾，两只手提着两小坛酒进来，牟荣清笑着说：“自家弟兄吃饭还那么讲究。白掌柜拿来两坛子酒，看来是要尽兴了。”

白文元抿着嘴笑笑说：“这两坛酒，一坛是官道自酿的黄酒，一坛是杏花村的汾酒。都是上好的美酒。要不我们先尝尝黄酒？”

众人说，使得，白文元搬起坛子正要倒酒，景桂滋说：“黄酒要热喝，热喝才能喝出感觉。”

景桂滋说罢提着坛子和铜茶壶边走边说：“你们先吃菜，我出去热黄酒。立马便好。”